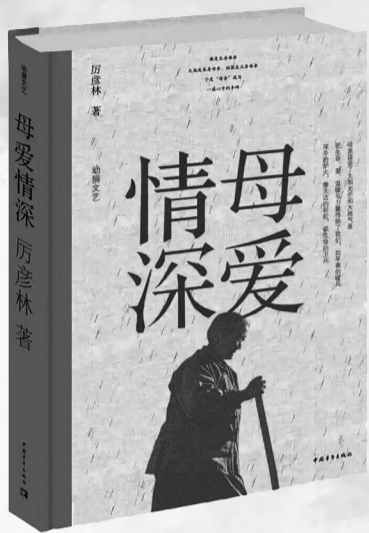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以母爱为炬 赴乡土之约

——读厉彦林《母爱情深》有感

文/朱家宝



厉彦林的散文集《母爱情深》，从自己的母亲写起，塑造了一位富有个性和爱的沂蒙女性形象，作品将对母亲的怀念与感恩置于形象的塑造与故事的叙述之中，抒写了人间最令人感动的亲情。作家笔下的母亲既是千万母亲形象中的一个，也是一个群体，是一个流淌着传统文化血脉的文化载体。这是一个由母亲、岳母等现实生活中的人物，以及作为民族文化代表的沂蒙母亲、胶东乳娘共同构成的形象，更是中国母亲的具象化。

第一次知晓厉彦林先生，是大学老师们在朋友圈中纷纷转发其重磅力作《沂蒙壮歌》。这部纪实作品聚焦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，以真挚情怀与深刻洞察书写革命老区的时代巨变，与《延安答卷》并称为“姊妹篇”。

厉先生身为土生土长的沂蒙之子，兼具丰富的工作阅历与深厚的文学造诣，深耕乡土与亲情题材数十年。其笔下文字既有家国情怀，亦含人间烟火，多部作品获文学奖项并入选语文教材。细腻的笔法与厚重的立意，深深触动了我们。更有幸的是，厉彦林先生的夫人、我的老师朱晓梅女士，将一本带有厉先生亲笔签名的《母爱情深》新书，亲手赠予了我。

品读这部带有温度的著作，字里行间的母爱如春雨润心——既有生身母亲的寸寸柔情，也有大地母亲的宽厚无私，更有祖国母亲的浩荡恩情。作为一名从济宁乡村走出、又扎根基层反哺桑梓的青年，我的成长与工作经历，恰是对这份深沉母爱的最好印证。每一段前行的足迹里，都藏着母亲的牵挂与托举。

我出生在济宁微山的农户家庭。六岁那年父亲离世，家中陷入困顿，母亲独自扛起生活重担，带我投奔外公家，日子过得捉襟见肘。那些年，母亲从无一句抱怨：白天辛勤劳作，夜里在油灯下缝补衣物、打理家事；即便自己省吃俭用，也要让我吃饱穿暖、安心读书。正如《母爱情深》里所描绘的母亲那样，她没有高深的道理，却以沉默的坚守教会我坚韧；她没有丰厚的物质，却以无私的付出给予我温暖。厉彦林笔下母亲纳鞋底时滴血的手指、省粥济人的善举，都让我想起自己的母亲——为凑齐我的学费，她四处奔波求人，却从不让我知晓其中艰辛；在我离家求学时，她站在村口久久目送，目光里满是不舍却又强装欣慰。这份

母爱，是我童年最亮的光，也成为我日后走出困境、立志回报的初心之源。在希望工程的帮扶与母亲的支撑下，我得以完成学业，走出乡村。《母爱情深》中那句“娘挂儿女，挂在心里；孩子想娘，急断肝肠”，始终萦绕心头。

母亲一生扎根乡土，她对土地的热爱、对乡邻的热忱，早已融入我的血脉。正如厉彦林先生所言：大地是养身母亲，祖国是立身母亲。生身母亲教会我感恩，大地母亲赋予我根基，祖国母亲给予我平台。正是这三重母爱，让我坚定了归乡的决心。2018年，我考取山东省选调生，来到济宁金乡的乡村，成为一名基层干部。从那一刻起，我便暗下决心，要让母亲的期盼落地，让这片养育我的土地焕发新生。

初到兴隆村，见到乡亲们种植的冬桃滞销、愁容满面，仿佛又见当年母亲为生计发愁的模样。我凭借专业所学，开通账号帮村民卖桃，从3万浏览量到1万斤冬桃一周售罄，再到打造电商直播基地、推动快递进村，最终为全镇10万多斤冬桃打开销路，让“买卖兴隆”成为现实。这个过程，难免有不被理解的委屈与攻坚克难的疲惫，但每当想起母亲面对苦难时的坚韧，我便重获力量。正如厉彦林先生笔下的沂蒙红嫂、胶东乳娘那般为他人甘于奉献的大爱。那些平凡母亲身上的善良与担当，正是支撑我们前行的精神密码。我所做的，不过是将母亲教予我的感恩之心，化为服务乡邻的实际行动；把大地母亲的馈赠，转化为乡亲们增收致富的果实。

我深知，基层工作没有捷径，唯有脚踏实地、躬身力行，才能不负母亲的养育、大地的滋养。后来到鱼山街道工作，我肩负起宣传王杰故里的使命，通过打造宣讲品牌、搭建爱心驿站、开展志愿服务，切实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。厉彦林先生在书中写道：“能付出的，娘都付出了；能承受的，娘都承受了。”母亲的一生，是奉献的一生；而我们这一代人，更要将这份奉献精神传承下去，把对母亲的爱，延伸为对家乡、对祖国的热爱。如今，看到乡亲们因农产品卖出好价钱而展露笑容，看到孩子们在“雏鹰课堂”里快乐成长，看到王杰精神在基层生根发芽，我深切感到，这就是对母爱最好的报答，也是对生我养我的土地最好的回馈。

读罢《母爱情深》，内心满怀感动与敬畏。母爱是生命的底色，是前行的底气：生身母亲的爱，让我们在风雨中拥有避风的港湾；大地母亲的爱，让我们在跋涉中不忘根本与灵魂……



# 砂中见天地 壶里铸精魂

——读长篇小说《砂魂》有感

文/梅洁

梅南频新作《砂魂》，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。这部作品以陶城窑场的兴衰变迁为脉络，串联起一群与紫砂壶共生的人：窑场领袖梅文轩以壶立心，守窑场、兴教育，用责任撑起陶城的天空；其子女承袭家学，在陶艺领域绽放各自光彩，让梅家的匠心薪火相传；唐仁望、梅卓等匠人执守案前，指尖摩挲着紫砂泥，在一捏一塑间延续传统工艺的精髓，又在火与土的碰撞中探索创新之路；曾元泰、沙廷大则以商为桥，让紫砂壶的雅韵走出陶城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。

读完长篇小说《砂魂》，掩卷沉思，深感作者梅南频所构建的，远不止一个关于手工艺传承的家族故事。

小说以梅文轩、曾元泰两大家族以及众多紫砂艺人的命运为丝线，编织出一幅从民国到改革开放的紫砂行业全景图。梅氏一门的代际传承是主轴，从民国大师的文人清骨，到新中国成立后进入紫砂工艺厂的集体创作，再到改革开放后面临市场大潮与外来文化冲击的彷徨与坚守，其命运轨迹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。而唐仁望等老一辈艺人的命运起伏，则折射了传统价值体系在新时代所遭遇的挑战。尤其精彩的是，作者并未将笔墨局限于守成，而是以开放的视野，塑造了一批勇于接受欧美艺术熏陶的年轻一代。

作为画家与书法家的南频，其跨界的文学修养为这部非遗题材小说注入了独一无二的审美品格。他对紫砂工艺的描写，真正做到了“如同绘画一般细腻”。这“细腻”并非静态的工笔描摹，而是动态的、通感的艺术再现。他能让人“听”到拍打泥片时力道的精准与心境的静逸，能让人“看”到不同泥料在窑火中幻化的瑰丽色谱，更能让人“悟”到一条线条在壶身流转时所承载的丰沛感情。他将制壶与书画同源共理的艺术法则演绎得淋漓尽致：做壶如作画，最深奥之处在于点线面的运行转动要有生机；一把好壶的造型，是“方中有变、圆中寓新、方圆结合、刚柔相济”的哲学显现。这使得小说的语言本身，便是一件精心铸造的“文字紫砂器”，质地温润，内蕴光泽，气韵生动。

阅读《砂魂》，发现小说三十六章节的标题或直白，给人纪实作品的感觉。但这或许是作者的一种有意为之的朴拙。在内容如此丰赡的作品面前，直白的标题如同紫砂壶素面朝天的胎体，不事浮华，所有的精彩与波澜，都蕴含在章节的正文之内，等待读者去开壶、冲泡、品饮。

合上《砂魂》，那萦绕在陶城上空数百年的“啪嗒、啪嗒”的打泥声，仿佛仍在耳边回响。它告诉我们，真正的传承，不是抱残守缺，而是让古老的技艺在每一代人的手中重新活过一次。它让我们相信，只要那抔五色土仍在，那团窑火不熄，那拍打泥片的声音不绝，中华民族流淌在血脉里的创造之魂与美善之志，便会如壶中香茗，历久弥新，永远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。

本栏目由  
济宁晚报社  
亚龙书城  
联合推出



公益荐书·扫码合作